

安得君相诀绝

花底淤青

作品

上册

历史荒流中一代烽火佳人，借光阴红线，重现倾城际遇，绽放爱恨烟火。

西秦烽火寂灭，南凉辗转败兴。堂堂公主为何下嫁一介质子？
是福是祸尚难知，更难料今后事。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一场惊雷？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安得君相诀绝

HUADI
YUQING
作品
花底淤青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得与君相诀绝 / 花底淤青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552-4928-3

I. ①安… II. ①花…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8292号

书 名 安得与君相诀绝

著 者 花底淤青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颜小欣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4

字 数 6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928-3

定 价 79.80元(全三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目
录

【上册】

P001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P012 第二章
心悦君兮君不知

P023 第三章
至今莲蕊有香尘

P035 第四章
冷露无声湿桂花

P047 第五章
吉日佳辰合卺觞

P058 第六章
花自飘零水自流

P071 第七章
分明怨恨曲中论

P081 第八章
淡妆浓抹总相宜

P093 第九章
昨夜西风凋碧树

P104 第十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

P112 第十一章
暂将团扇共徘徊

P122 第十二章
数杯春酒共谁倾

P132 第十三章
故垒萧萧芦荻秋

P144 第十四章
谁念西风独自凉

P155 第十五章
愁痕满地无人省

P169 第十六章
风急桃花也似愁

P181 第十七章
举世皆浊我独清

P192 第十八章
西出阳关无故人

P202 第十九章
下有绿水之波澜

P213 第二十章
寒夜客来茶当酒

目
录

【中册】

P227 第二十一章
古来征战几人回

P236 第二十二章
一朝选在君王侧

P246 第二十三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

P258 第二十四章
人方欲杀我犹怜

P270 第二十五章
一度恩卿一怆然

P282 第二十六章
裙褶绛纱还半皱

P292 第二十七章
帘幕烟寒翡翠来

P302 第二十八章
梅子流酸溅齿牙

P311 第二十九章
谁人不言此愁古

P320 第三十章
夜莺应觉月光寒

P331 第三十一章
不是愁中即病中

P341 第三十二章
半江瑟瑟半江红

P353 第三十三章
卷地风来忽吹散

P365 第三十四章
相思相见知何日

P375 第三十五章
一梦醒来万事空

P389 第三十六章
红尘中奈何难断

P398 第三十七章
白雪却嫌春色晚

P409 第三十八章
安排无限销魂事

P422 第三十九章
先父西归羽化成仙

P433 第四十章
伤心荡尽春风语

目
录

【下册】

P449 第四十一章
引得丝长易别离

P461 第四十二章
未信赚人肠断曲

P473 第四十三章
麻苧衣衫鬓发焦

P481 第四十四章
愿他少识相思路

P491 第四十五章
芳意潜消又一春

P504 第四十六章
临风兴叹落花频

P512 第四十七章
红英只称生宫里

P525 第四十八章
安能追逐人间事

P536 第四十九章
仙貌长芳又胜花

P544 第五十章
形羸骨瘦久修行

P556 第五十一章
为谁须去为谁来

P568 第五十二章
信任轻风吹却回

P580 第五十三章
盛衰空见本来心

P592 第五十四章
中间多少行人泪

P608 第五十五章
硬语盘空谁来听

P620 第五十六章
坐断东南战未休

P632 第五十七章
云鬓半偏新睡觉

P652 第五十八章
回看血泪相和流

P668 第五十九章
九重城阙烟尘生

P677 第六十章
安得与君相诀绝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公元三百九十七年，西秦与后秦长年鏖战，西秦终于败北，西秦王乞伏乾归奔走，向南凉康王秃发利鹿孤请求投降。

是时，太初十年。

南凉康王派遣其弟——广武公秃发傉檀，便是秃发梧蓂的父亲，前去迎接。

时值盛夏，可城里寂寞清冷如十月深秋。清晨，盈月温软地缀在半明半昧的天幕一隅。夜未央，鼓乐随车马队伍已然招摇长行一路，大凉的旗号高悬城头一片，月下花香浓重。

在此之前，广武公告诫掌事之人道：“此次接见，虽是降国之君子，亦要切记不可怠慢。”

广武公总是这样谨言慎行，待人过分宽容，也怪不得凉康王伯父何事都肯委任于他。想必除了他，再无妥当放心之人。于是，秃发梧蓂便随了父亲和母亲一同前往，亦想着途中可见见民间街巷，不必日日待在深闺不出，百无聊赖。

出行之事表面上隆重，可梧蓂心里却知道，伯父凉康王并未把乞伏乾归放在心上。他从不在意败国尔耳，只怕不仅瞧不起，更要再踩上两脚，挖苦一段时日，好叫天下人都敬畏他的威严。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对战败的秦国君王可怜了三分。

一个时辰后，车马移行到城外，镏金燕角绣云锦的轿子缓缓停下来，安稳落

地。梧莫撩起手边遮风的银白珍珠帘，探头望去，眼前茫茫一片白日黄土，风卷沙尘，一方横朔之气势不可当，已是好久未见的大漠风光。梧莫痴痴愣了许久，料想着若是在这片土地征战，得酿就如何孤傲的一腔人情啊？

忽然，一阵马蹄声从远处嗒嗒传来，她微眯着眼睛循声望去，见大漠尽头一小群策马人影涌现，奔腾扬鞭，想必是降国来了。

梧莫转眼朝向父亲，一匹血色雄马背上擎绳踏镫的便是他了。广武公年过四十，依旧满身英善志气，他素来疼爱梧莫，若不然也不会允她和娘亲随他出来行此君令。

半晌，原本在远处的一批人马已行至十丈内。

轿旁跟随的婢女悄声提醒梧莫勿再探头向外看，当心失了分寸，梧莫闻见赶紧收回脑袋，只抬了半边珠帘，静静瞧着。

为首的男人骑高头大马，这就是秦王乞伏乾归了。鸦青交织绫的宽大袍子在风中猎猎作响，一双乌皮靴紧踏镫中。高冠龙颜，可惜面容苍老憔悴，腰身微弯，念及他以前也是叱咤一方的霸主，如今的模样叫人只可悲叹。

秦王乞伏乾归和广武公同时下马，迎在一起，广武公合掌半参，行了君臣之礼，扬声道：“我国国君特遣臣来迎接秦王驾到！”

秦王眼睛微微一亮，脸色又暗了下来。因为此时他已不再是威风凛凛的秦王了，说得难听些，只是别人掌中的阶下囚，恐怕很久没听见生人唤他秦王了吧！

乞伏乾归叹出声，探手扶起广武公，梧莫听不清他们之间的对话，猜想也不过是些冠冕堂皇之语。无聊间，梧莫因目光不及，只能瞧见近她一侧的人马，倒是看见了一个模样异常清逸的人。

那人伴在秦王一侧，身着一袭石青弹墨的暗花古香缎衣衫，腰上挂着一块雕花凝脂连环佩，衣襟半开，青丝披散身后，用暗红的丝绸随意系起来。眉目间竟似谪仙般雄姿英发。梧莫不禁轻轻惊叹一声。

不料他游移的目光朝此处看来，梧莫躲闪不及，与他眼神交汇了一刹那，没想到他双眸如星烁，温柔如水却带着淡淡的冰冷，仿佛是笑了一下。

对，不会有错。

他朝着梧莫笑了一下。

梧莫躲进云锦轿子里，不知为何脸却热得如同烧起来。真是丢人了。

女儿家的心思，果然是轻易就会被撩拨。可再如何说，她也是皇亲之属，被

人看了一眼竟羞成这般，她不免在心里骂了自己千万句。

后来，也不知几时起了轿子回城。一路上皆是锣鼓喧天，吵得人心神不宁。

天色将晚，等梧莫回到王府的时候，丫鬟正准备掌灯。她下轿子扶着母亲，想起了什么，问：“娘，今日秦王身边那个模样不凡的人是谁？”

她母亲愣了一下，微微蹙眉想了想：“那人好像是秦王的嫡长子吧，名叫乞伏炽磐。听说他骁勇善战，甚是英勇飒爽。只可惜他的父亲已败北，也只得跟随流落到这步田地。”

“秦王投降我凉国，是为何？”

“他早被敌兵将死，若不投降，只有惨败，说不定王氏一族性命不留。投降是他唯一的出路了。”

“原来是这样。”

母亲瞧了瞧梧莫，告诫了一句：“女儿家勿要在意这些事情，被人知道可不好。”

她勉强笑了笑：“娘亲放心，女儿只是好奇罢了，娘亲早些休息吧！”

母亲点点头，随掌灯丫鬟回房歇息去了。

夜风清凉，风动花香，窗外竹影摇碎一地的斑驳，枯叶无声。梧莫懒懒地倚在窗边，轻轻闭上眼，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白日里见秦王嫡子的模样，心中一沉。

她，秃发梧莫，凉国皇亲，碧玉年华。

他，乞伏炽磐，秦国败子，弱冠之年。

这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分。

她与他，怕是再无见面的缘分了。

转身，她落座铜镜前，一身冰凉的藕荷色缕金蝶纹单罗纱倾泻而下，团团发间簪了一支衔珠点翠莲花步摇，在这般映衬下，显得她肤色晶莹剔透。梧莫抚上略施粉黛的脸庞，温热的指尖划过樱粉的唇，一颦一笑，动人心魄。

“说不定，他只不过是皮囊美好罢了。”梧莫轻轻呢喃。

夜静谧，笼中雀眠。

翌日清晨，丫鬟来报，广武公将秦王一行人安顿到晋兴去了。临行时，梧莫将自己锁在房里，也不梳洗打扮，懒懒睡到日上三竿、雀儿啼鸣，才悠悠转而醒来。屋里的桌上端着热腾腾的粥菜，她也不知为何心烦意乱，寝食无味，只浅

浅尝了几口，就撂在一边。总之，不见不思，最好。

梧莫随意盘了双垂髻，挑了件雪青的梅纹石榴裙，连发饰也不佩戴，胭脂也未涂抹，素净着一张脸，便出了屋门。

天色碧蓝如洗，微风牵扯着柳枝轻轻摇曳，似有若无地垂钓着日光。屋外有几株桃花树，春已过，花早就落尽了，如今满树碧绿欲滴的枝枝叶叶，比花期还热闹，叫人见着也舒心，轻描淡写的模样宛如蒹葭萋萋州边的清丽女子，掬起一掌溪水徐浣容颜，滴落的水珠脆生生地敲醒迷茫的魄，酝酿着沁骨凉薄和青萝甜梦。

前面有盛开的素色牡丹，隔着山，隔着水，隐着座亭轩。一帘东风一帘香，亭亭玉立轩栏杆。她想到一句“玉熏炉，相思柳”，檐头是白灰瓦，吊着两簇银铃，风一来，叮当作响。

梧莫在庭中徐徐漫步，守夜的丫鬟小桃碰见她，吓了一跳，赶忙跑过来拉住她，连连说：“小姐怎么自个儿出来了呢？都怨小桃疏忽大意，竟叫小姐自己梳洗去了！”

梧莫温和笑笑，拂开她的衣袖：“你不用事事替我考虑周到，我想自己走一走，你去忙吧。”

小桃抿了抿嘴，一脸担忧地走开了。

这下子，庭中唯独她一人了。

经过一整晚，她的心又归于波澜不惊，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平静得不像话。

不知不觉逛到后院的花园，踏着雕花暗纹的青石板，数着脚边的花骨朵走路，想着待自己绕过池塘到另一头儿的莲花亭轩得有多少朵。

花香溢满园，黄粉的蝴蝶一对对在丛中缭绕，时而飞，时而歇，自在欢乐，虽已入夏，却依旧拂来凉意。梧莫不由得吟唱：“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蕝。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待她走至亭廊前，一抬眼，吓了她一跳，踉踉跄跄差点儿跌了一跤。她竟看见了他——乞伏炽磐！

炽磐在莲花亭轩里孑然而立，如一棵挺秀的树。云破月出，照着一张轮廓分明、星光水眸的肃毅脸庞。紫檀刻丝鹤纹蜀锦离地三两寸长短，腰间照旧别着一块青碧玉佩。这会儿，他将发绺了发髻，倾斜着簪了一支镂云琥珀簪，手里

掌一把墨色宣扇，背后一湖泊的莲花荷叶摇曳，映出一尘不染来，两袖清风，日和飒然。

梧莫愣了一愣，不觉微醺，想到《诗经》里那一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情此景，真是相配。

未时，她忽然回神，想起之前唱的民谣，怕是也全收入他的耳中。

他果然瞧见她，巧然轻笑，微微欠身道：“姑娘，可是好兴致啊。”

梧莫凝神正色，生怕失了女子家的规矩，回了个欠身，答：“闲来无事，便走到这里了，原想着在此午时小憩，不料秦王之子也在这儿。”

“不想打扰了姑娘，在下这就离开。”他垂眸打合扇子，欲离前又补上一句，“叫我炽磐吧。”

“未必打扰。”梧莫留住他，然后提着裙摆，如柳之姿踏上亭轩的石阶，细碎的绿苔漫在石缝里，如画中的山水亭轩被墨绿线条安静匀细地勾勒一遍。

她找了个极好的赏荷位置，坐了下来，轻轻抚平裙褶，端起亭桌上的茶，细细啜了一口，问他：“听说，秦王安置于晋兴了，是吗？”按理来说，梧莫是比他低等级的，可如今她与他平起平坐。

“是。”他也不再客气，自顾自地坐下来。

清明荷花露泡制而成的茶香，在喉咙间慢慢氤散开来。

她又问：“那你为何还在王府之中？”

他云淡风轻地答：“凉王命我留在此处。”

梧莫一口茶险些喷了出来：“凉王？命你留在这儿？”她有些糊涂，这是何意？

“我父王确实随广武公前去晋兴安顿，而凉王有令，命我不得擅自离开王府，故我留了下来。有关为何要留我，恐怕是担忧我父王诚心与否，想疏散我父子二人，好借此做出计谋，验明我朝忠心。之后即是政事了，姑娘最好勿要多听，免得身染是非。”

梧莫心下一动。他竟对她这个与凉王有间接联系的人直言不讳，并且知道的事情这般详细，分析的缘由也不无道理，可见其心思缜密过人，喜怒不惊，谈吐果然非泛泛之辈。今日他如此言谈，必定另外知道些什么。

梧莫沉沉地嗯了一声，变得安静起来，不再开口。

倒是他不再看花，只是饶有趣味地看着她，话音里含了笑意：“昨日寅时接

驾的时候，我见过你。”

经他作此一提，梧莫忆起那时，霎时红了脸，也不知在羞什么，脸颊却是止不住地发烫。

她没出声，微微扭头看向湖里层层叠叠的荷叶，风声轻轻，蛙鸣阵阵，宽大的荷叶下有白嫩的莲藕隐隐显露，八九条红锦鲤在水中几番鱼跃。梧莫只盼他别瞧见她涨红的脸，别叫她丢了人。

正于此时，远处露出一抹桃红色的身影，定睛一看，原是小桃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

待她到梧莫身边时，早已是气喘吁吁，脸色却难以辨出是喜是悲。

小桃莺啼似的喊她：“小姐，老爷他叫您和秦王太子炽磐立马去见他！”

“你可知是何事？”

“老爷没说，老爷从晋兴回来后入朝见了凉王，回来就急着说要见您和秦太子呢！”

梧莫蹙眉，揉紧了手心里的手帕。

她抬头看了看炽磐，他也正盯着她瞧。不知说何是好，她就转身随小桃去前堂了。

梧莫匆匆走去王府前堂，绕过花苑假山，抄了幽静的鹅卵石小径的近路，脚下杂草丛生，手掌似的藤蔓漫过半截踝骨，滚圆凸起的鹅卵石压着脚，有点儿疼。她的罗裙飞扬，裙角沾了薄薄一层恼人的草屑。

炽磐在她身后不慌不忙，紧紧跟着，她听得出他的脚步声敏捷沉稳。

梧莫有些心慌，脚下步子也迈乱了。到底是何事能让平日里稳如泰山的父亲，如此焦急地召她前去，难不成与炽磐的逗留有关？或者……她无力再想下去，只希望尽快赶到，万事无风波、有惊无险才好。

堂前松柏绿竹并路，莲花状石雕灯笼树立两侧，广武公素来喜欢雅致，天色未晚，就遣丫鬟在灯笼里燃了些许白莲和沉香碎屑，幽薰的香味儿怡人宁神，宛若怀抱一般抚慰了她焦躁不安的心情。

待梧莫、小桃和炽磐三人抵达时，看见广武公眼角泛满细纹，一身朝服还来不及更换，一脸说不出、道不明的表情，疲惫地坐在厅堂中间的镂花檀木宽座上。

他掌里捧着一杯新上的热茶，正准备拂袖啜一口，瞥见一行人前来，又放下

翠竹纹陶瓷茶盏，起身向乞伏炽磐行了薄礼，安抚道：“还请乞伏太子和小女先落座。”

广武公引炽磐前至他身边的上座，梧莫在堂左侧座坐好。

听广武公道来：“你们不必慌张，只是事情有些仓促紧急，不得不召以急见。”

梧莫终于舒了一口气，笼罩在头顶的浓雾阴云逐渐散去。

小桃适时端着盛了两盏碧螺春的香木方盘碎步进来，她接过其中一盏，提着茶盖拨去漂浮旋转在水中沉浮的嫩绿茶叶，茶香溢散，闻着分外舒心。

广武公脸色温和，分外慈爱地笑着，徐徐道：“我进宫面见陛下，陛下有意将你二人喜结姻亲。一来，念及小女梧莫已至出嫁年岁，欲安排一良人实属不易，如今秦王之子才貌过人，甚是难得；二来，是思虑秦王已然归顺我朝，若两国联姻，想来更是妥当。”

梧莫听闻，脑中嗡的一声，手中不觉一松，当即摔碎了一地的茶盏碎瓷，片片斑驳青白的瓷片映入眼帘，茶水浸湿暗花流方的砖石，染深了脚下的地面。茶叶零零散散地撒落，像枯萎蜷缩的虫儿般可怜。

梧莫自幼饱读诗书，看遍史书中王室女子联姻出嫁，结局悲苦凄婉，令她垂泪，历历在目。如今，她也要重蹈先人的覆辙，就这般轻而易举地嫁人？如此一来，她不过是政事的牺牲者！

怪不得母亲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知晓太多，这心尖的痛便如深潭积聚了一宿一宿的秋雨，哀哀哀！

父亲着实一惊，无奈道：“唉！怎生跌破了茶盏？”于是，唤来一旁的婢女，“快快收拾了下去。”

梧莫自知失了方寸，慌乱中不知所措，抬起头欲言又止。她的心底是极其不情愿的，连同之前对炽磐存的三分好感，也转瞬化作烟云，消散无迹。

她只得垂首痴痴地盯着脚上湖蓝缕金浣花锦鞋，上头一针一线绣制的莲花花朵盛开，轻巧包裹双足，她眼中湿润，愈渐模糊。

炽磐微微抬起眼眸，淡淡地瞧了瞧她，眼中仿佛蒙着一层看不破的迷雾。

他抿着的嘴角微动，咳了两声，略有沉意：“此事就由凉王做主吧，想必我的父王应该也无异议。只不过——”转而顿了顿，又朝梧莫轻声道，“不知梧莫姑娘意下如何？倘若不愿，在下也绝不行强求之事。无须隐忍，尽可说出来，我自会回绝凉王与父王的好意。”

梧莫身形难以察觉地一颤。

自古以来姻亲皆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连素时疼爱她的父亲，也未在此事上多多顾虑她的感受。怎料，他竟然给予她此等大事的抉择之权？

听了他的话，梧莫心中涌出一阵欣喜，心里感动，欲开口，声音又不禁越发哽咽，再说不下去。原本心中抵触的那一块田地，瞬间软陷，她勉强含住眼中摇摇欲坠的泪珠，只颤巍着点了点头，同意与否，暂未表明。

碎瓷片收拾干净，屋里凝重的气氛化尽。

父亲这才看出什么似的，一拍桌角，后悔又心疼：“爹爹竟忘了顾虑梧莫的想法，你看爹爹，真是老糊涂了！”接着，又急急转来梧莫身边，苍老且满是薄茧的手握住她的手，温热传上她冰凉的指尖。

父亲俯下身劝慰她：“梧莫莫要生气，皆怨爹爹思虑不周，不过此事有关凉国与秦国之间……女儿可要三思。未了，若真是不愿，为父亦不会加害你啊！”

梧莫随手抹去了还圈在眼里的泪水，瞧见父亲平日里喜怒不形于色，而此刻却着急窘迫的模样，偷偷掩嘴笑了笑。

父亲眼尖瞧见，也舒展开眉头，合掌开怀笑道：“笑了即好，笑了即好。”

这时，梧莫突然发现炽磐站起来，走近两步，正朝梧莫与父亲这处看着，她立马又羞又窘，扭开头去，免得叫外人见了家里的笑话。

炽磐依旧目光不避，直直地凝视着她。

此时父亲站在梧莫与炽磐中间，愣了半晌，看看她羞红的脸，又扭头看了看炽磐深情的目光，貌似读懂了什么，有意地抚了抚胡须，笑得更为开怀，全然不顾梧莫的羞意了。

炽磐见此情此景，眼中有莫名笃定，笑着拱手施礼：“广武公爱女心切，在下倾服羡慕，如此就不便叨扰了。另联姻之事，听凭梧莫的决定吧，在下合该告辞了。”

父亲极满意地点点头，趁炽磐转身离开时，又故意向梧莫小孩子似的摇头晃脑、挤眉弄眼，害得她气急败坏地跺了两脚，也夺门而出。

一路上夏风轻扬，竹影婆娑，一簇簇繁花乱颤，像少女的心情一般，炽热明净，令人眩晕。

回到闺房里，梧莫锁上房门，轻轻扑倒在绣花蜀锦闺床的丝绸被上，将头埋于白皙指尖，捂着脸蛋，如烈火灼烧着的心，好一会儿才微微安稳下来。她这才

注意到，手心里的丝绢，早已揪扯了千百回，握在掌心里汗湿了。

日升月落，过了短短三日。

暮色四合，皓月遥遥当空。

深墙里的闺阁中，一抹素瘦的身影沏着上好的碧螺春，久伫在窗边，举头望月。任晚风瑟瑟地透窗吹来，也未察觉寒身。

几场绵绵细雨，空气里水汽氤氲，梧莫推开蒙了竹色的棉纸格子窗，随手摘下眼前柳条儿上的一片翠叶。

三日里，梧莫却心心念念惦记着炽磐口中说出的那一句——“听凭梧莫的决定”。

关切的目光，嘴角噙笑，温软如水的语气，声音仿若天籁。

今夜月光皎皎，梧莫独自倚靠着雕花的窗栏，盯着树梢上一轮皎白的圆月，想起炽磐的一颦一笑，竟自痴了。

她无声地笑了笑，低头看着梳妆台上，炽磐送来的平整铺放的正红嫁衣，细密的金线绣在上等红绸缎上，鲜纹刺绣大朵的粉红牡丹花，一弯琉璃白的丝线绣作朦胧的新月。奶白色的月华，静悄悄地从红帛上倾泻而下，惊艳了楼外的繁花。

炽磐遣了丫鬟来她这儿禀报说，若是应了这门亲事，便原封不动地送还这嫁衣，用作喜日里穿着的喜服；若是不愿答应，便用剪刀剪了它，丢了罢了。

何苦剪了它呢？梧莫惆怅地想着，嫣然一笑，如春花初绽，美不胜收。

花好月圆，情投意合的美满，似乎触手可及。

梧莫决定答应了。

虽在心里埋怨自己果然是女儿家，到底是心思浅薄，就那么轻易地喜欢一个人。可依旧满心欢喜。

为何不呢？她在心里劝自己，若是不嫁，则忤逆凉王的意思，恐怕不仅给父亲惹来祸患，秦国亦有灾难。另外，她虽算不上深爱炽磐，却也不愿见得他受此无端人祸。

更何况，梧莫确实有三两分情义予他。

夜风，透骨生凉，老树仿佛在月下独酌，窸窸窣窣的婆娑声如同与人脉脉私语，一院墙的素蔷薇摇曳身姿，花瓣如羽，月光下更突显纯白洁净。她不禁

打了个冷战，这才想起来，夜幕沉醉，梧莫缓缓呵出一口气，舒展柔荑，欲起身关窗。

忽然，一声询问划破沉寂：“你在想什么？”

楼下不知何时出现一道阴影，梧莫的心一惊，倏地侧身避在窗后，眼光从月中月移至树下那蹿出的黑影，凝神去看。窗外树上不知何时坐了一个锦衣男子，刀削般硬朗的轮廓，瞳仁漆黑深邃，鼻梁挺直，甚有一番逼人的英气。

“哦，是你啊。”她朝他挑了挑眉，“哥哥。”

秃发虎台咧嘴笑笑，眼里有月光星烁闪过。他一跃而起，飘然而至她的窗台，拂了拂衣袖的尘土，懒懒地坐到梧莫的身边，神态悠然。风吹动他玄墨色窄袖对襟长服，腰间别着一把精致的流星剑，剑穗上缠着当初梧莫替他做的淡蓝砂石流苏，迎风轻摆，远远望去，如画中人一般，凉静肃然。

虎台哥哥自幼胆识与武艺过人，无论谁见到他，都不得不屈服于其英勇气概之下，可只有梧莫知道，私底下，唯独他最是逗趣儿了。

她松了手，推开原先欲合掩的窗户。

他索性跳进屋里，径自倒了一杯茶，轻抿一口，却睨见案台上的红衣，顿了一下，又恢复如常：“我方才听闻爹爹说，凉王有意将你许配给落难的秦王之子乞伏炽磐？”

“是啊。”梧莫淡淡地说。

虎台瞪大眼睛：“那可是落难的太子，你就轻易答应了？”他剐了她一眼，又促狭地笑，“我记得当初是谁告诉我，‘只求知书达理的人中君子，愿平平淡淡度此一生’啊？”

“他正是人中君子！”梧莫赶忙说，语气中竟有些偏袒的意味。

虎台笑得更欢畅，问：“你待字闺中就这般的袒护，倘若嫁过去，岂不是要将哥哥我忘得一干二净？”

“你胡说。”

他逐渐收起玩笑的目光，略显认真：“不过话说回来，炽磐确实非池中之物，嫁于他，未必不是件好事。梧莫你可要想清楚，出嫁后便不能反悔，哥哥不能像小时候那样，你偷了糖吃，再帮你顶罪。”

梧莫心里酸疼，念及日后要与父母和哥哥分离，再无亲人为伴，便说不出一句话，只低首垂目，挑了挑桌上摆放着的蜡烛灯芯，烛火跳动，将她眼睛里生出

的泪也照亮。

“也罢。”余光中哥哥面色微僵，很久很久，叹出一口气来，“女儿家的心思，哥哥看不住了！今后啊，别忘了爹爹、娘亲与哥哥便好，好生保重。”

语毕，虎台起身推开窗子，临行前复停下来，指了指晾在一边的金红嫁衣，朝她笑问：“那件嫁衣让哥哥帮你送去吧，亦叫我做一回牵线的讨喜人，如何？”

梧莫见他又恢复与她平日里的嬉皮笑脸，她这才安下心来。

待梧莫将飘逸的嫁衣叠得齐整，端放在他手里，极不舍地见他一跃而下，飞快地消失了踪影。

梧莫脑海空空，痴痴地立了好一会儿，便放下一切准备就寝。这时，她瞥见送嫁衣来的托盘下压着张字条，之前居然未注意到。

她拿起细看，上书：卿本佳人，吾作磐石。磐石不移，子如兰芝。兰芝靡靡，莫比桃枝。桃之夭夭，不负卓摯。

落款四字——乞伏炽磐。

阴差阳错，唤醒她空虚日子的竟是秦国败落之子，这诗这情似乎是始终揭不开的谜团，终究借她之手解开秘密。

自这一刻起，那一面之缘的炽磐，出现得犹如明光乍现，竟与她纠缠上一生一世。这一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是福是祸尚难知，谁也不能料及今后的事。

就像她做梦也没想到，等待她的，会是那样一场惊雷。